

德意志史

第二卷 从宗教改革至
专制主义结束 下册

〔德〕马克斯·布劳巴赫 等著



德 意 志 史

第 二 卷

下 册

从宗教改革至专制主义结束
(1500—1800)

马克斯·布劳巴赫
瓦尔特·彼得·福克斯
格哈尔德·厄斯特赖希
〔德〕瓦尔特·施莱辛格 著
威廉·特罗伊
弗里德里希·乌尔霍恩
恩斯特·瓦尔特·蔡登

陆世澄 王昭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史 第二卷//^(德)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仁译.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ISBN 7—100—02100—6

I . 德… II . ①布… ②陆… ③王… III . 德国—历史 IV . K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3970 号

DÉYIZHÌ SHÍ
德 意 志 史
第 二 卷
(全 两 册)

从宗教改革至专制主义结束(1500—1800)

马克斯·布劳巴赫、瓦尔特·彼得·福克斯

[德] 格哈尔德·厄斯特赖希、瓦尔特·施莱辛格 著
威廉·特罗伊、弗里德里希·乌尔霍恩、

恩斯特·瓦尔特·蔡登

陆世澄 王昭仁 译

高年生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 华 书 店 总 店 北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100-6/K·482

1998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515千
印数 2 000册 印张 37 5/8

定 价：55.00 元

第二卷

下册

下册 目录

第六章 德意志邦国疆域……弗里德里希·乌尔霍恩和 瓦尔特·施莱辛格	698
128 德意志历史区域	698
(a) 区划和边界	698
(b) 自然环境和移民	706

(A) 西部

弗里德里希·乌尔霍恩

(1) 北德低地

129 自然基础	714
130 早期	717
131 西部沿海地区的邦国疆域	722
132 威悉河下游和易北河下游之间的邦国疆域	727
133 诺达尔宾基恩的邦国疆域	730
134 汉萨城市	736
135 威悉河流域较小的邦国疆域	742
136 韦尔夫家族邦国疆域的发展	745
137 威斯特伐利亚的二元性	749
138 莱茵河下游的邦国疆域	754
139 近代	759

(2) 中部德国

140 自然基础	767
----------------	-----

141	早期	770
142	摩泽尔河流域的邦国疆域	775
143	黑森山区	780
144	图林根	789
145	旧普法尔茨的莱茵河上游地区	794
146	萨尔河畔地区	804
147	法兰克尼亚地区的邦国疆域	806

(3) 南部德国

148	自然基础	814
149	早期	816
150	西南部的邦国疆域	824
151	东南部的邦国疆域	839

(4) 莱茵地区

152	莱茵河和德国西部边境疆域的形成	852
-----	-----------------	-----

(B) 东部

瓦尔特·施莱辛格

153	地形和边界	858
154	斯拉夫人的西迁运动和德意志人的东迁运动	863
155	中世纪早期德国东部邦国领地形成的基础	872
156	东南部	879
157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901
158	易北河中游地区	917
159	西里西亚	932
160	东北部	946
	(a) 自然面貌。前德意志时期	946

(b) 中世纪德意志人的东部移民时期	953
(c) 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时期、17世纪	965
(d) 近代的经济、社会、精神生活	973
(e) 19世纪和20世纪	981
哈布斯堡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世系表	989
帝国等级一览表	1000
德国大主教辖区和主教管区	1032
德国的大学	1040
人名、地名和内容索引	1042

邦国疆域的概念在古代从未有过精确的描述,人们也可以争辩:德国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邦国疆域——难道 12 世纪的公爵领地就是邦国疆域?德国的政治地图在不同时期是极为不同的。从而必须提出如下问题:应当以什么时候的政治区划为出发点?按目前的政治区划可能是很难的,因为德国两个部分的政治区划除了少数特殊情况之外,完全是非历史的,而且在德国的一部分是联邦制结构,而在另一部分则是集中制结构。这样,今天不再属于德国的领土将会完全不包括在内。如果人们以由于拿破仑时代和维也纳会议的大规模土地调整^①而产生的邦国疆域为出发点,那么在缩小的程度上也会如此。虽然一种部分在今天仍有活力的地区历史意识同它有联系,但是普鲁士必须取得特殊地位,并应将之划分为各个在许多方面带有整个国家印记的省份,例如确实无疑的有萨克森省,而另一方面譬如威斯特伐利亚的地区历史意识恰与整个国家相对立而巩固了。教会邦国疆域也就会不提,它们随着旧帝国的结束而消失,可是在从前对帝国的历史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几百年来士瓦本和法兰肯尼亚的特点恰恰是邦国领地的分散,这种分散状况在 19 世纪初被消除。

作为历史科学特殊分支的地方史考虑到了这样一些困难。地方史力图描述“历史区域”或者“历史地区”,这些地区虽然由于变动的邦国组成而形成或者受影响,但并不与之等同,部分也完全不受其约束。这一点由于地方史反正是按两条线发展的而得到支持。一方面,地方史与 19 世纪以前一直起作用的政治前提相适

① 所谓“土地调整”(Flurbereinigung),是指 1803 年帝国代表会议在拿破仑指使下通过主决议,以小邦并大邦的方式废除了 112 个德意志封建领地;以及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上列强重新分割欧洲,普鲁士乘机在德意志帝国扩大自己的领土,奥地利失去尼德兰而在东部和南部充实了领地。——译者

应,限于叙述各个邦国疆域,就真正的意义而言也是邦国疆域史。它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不能逃脱作为宫廷史学而僵化成为单纯统治者的历史的危险,充其量补充增加一点体制史和行政管理史;王朝及其直接的臣仆的历史完全处于中心地位区。但在另一方面,定居的人和人的联合体与土地的关系很早已经在完全不同的、非政治的词义上——即作为他们通过开垦土地加以利用的居住地和耕作地,作为原始意义上他们的“生存地区”——成为科学的研究和写作的对象。人们把土地和人联系起来,前工业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地方性”进入到视野之中。

尤斯图斯·默泽尔已把两种方向统一起来;两者越来越成为一体。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对“祖国的研究”起了促进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起初由许多历史协会及其杂志所承担(1852年联合成为德国历史和考古协会总联合会)。由于对邦国史也采取细致的批判方法,就有必要组织以专门出版地方资料为任务的历史委员会。公布档案极大地促进了资料编辑和地方史的研究。在(莱比锡、波恩和其它地方的)大学里建立地方史研究所或者委以特殊任务(编写县志、历史地名索引等等)的独立的研究机构、地方部门等等,是这方面的最新状况。特别是由这些单位和历史委员会制作的地区地图集归纳了研究的成果,同时又给研究工作以新的推动;至于挑选和描绘地图,均有其本身的问题。

如今这种地方史旨在对有限的、按照资料还可以综览的区域里的历史生活进行广泛而全面的研究。它利用许多相邻科学(地理学、史前史和古代史、语言学、民俗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的课题、方法和成果,并且把注意力集中于具有地方特点的人类文化的条件和现象的总体,力图弄清楚各个文化区域和文化思潮,并把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思潮相互比较,从而使自己成为历史的地方志和

历史的文化区研究(文化形态学)。一般地说,比较法已表明对地方史和地方志的撰写特别富有成果。除了不同之处以外,它看到了不同形式的共同之处;尽管整个地区被划分得形形色色,比较法导致了共同的东西,在这方面可以对德国的方言研究作比较,对方言的研究首先应用的是制图方法(德意志语言地图),其对象是按方言划分的整个德意志语言区域。语言区域同政治区域的关系从总体和个别方面看(特别考虑到人名的传播)同样是地方史研究的对象。顺便提一下,德意志语言区和德意志帝国在任何时期都不是完全相符合的。

正如不可能明确划分彼此界限的德国方言区那样,历史地区的情况当然也是如此。与多种多样可能的考察方法相适应,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突出某一时期划定的政治区域——巴伐利亚、黑森、西里西亚、勃兰登堡边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萨克森——的地方史著作外,还有另一些在标题上已经显示出着眼于其它种类单元——博登湖区域、莱茵地区、德意志西南部;威斯特伐利亚主要也不是一个政治区域——的著作,这些地区由于自然状况、氏族世系或导致形成某种超越邦国疆界的休戚相关意识的共同历史命运而相似,或者同时具备所有这一切因素;经济也可以有这种影响深刻的力量——鲁尔区就是一例。至今未能把各种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以形成一种把整个德意志领域划分为地区性历史区域的通用区划,因为一再出现的交叉重叠如此明显,使得已得到的图景又成为问题。或许这是根本行不通的。文化区域和历史区域的考察方法产生了许多有关通史、特别是广义体制史的新观点,但这种无可争辩的非常有用的方法也有其局限。所以我们的叙述使用了相对不确定的、大多(但并不完全)以方位为根据⁵⁴⁹的区域概念,这对德意志地方史的划分任务可能是最可取的,同时

由于移民运动所引起的根本性的大区划是在“旧德国的”西部和“殖民地的”东部之间划分的。应当明确承认，完全不同的区划原则也有充分的理由存在。

地处欧洲中部的德国与欧洲其它国家不同，几乎没有天然边界。只有海岸线最有可能被视为天然边界。但是面临海岸的大海由于其内海的性质不仅具有分离的力量，而且也具有联系的力量，因此有理由谈到波罗的海区域和北海区域，德国的沿海地区分别归入这两个区域。德国有时不是在政治的而是在经济的扩张中超越了海岸边界（汉萨同盟）。另一方面，这一海岸边界面对外国的入侵不能提供持久的保护。中世纪的诺曼人和丹麦人、近代的北方国家都曾一再试图把德国的海岸地区置于其统治之下。在日德兰半岛上围绕帝国的边界一再发生战争。1919年还把北石勒苏益格割让给丹麦。

在南部，阿尔卑斯山只是有条件地可视作天然边界。它是一个巨大的区域，它的谷地很早成为移民居留地，并且一再招来入侵，在罗马时代已经从南方被越过。在罗马人入侵多瑙河上游地区之后，接着是日耳曼部落的反运动，他们经过山口取得了阿尔卑斯山南侧山麓地区。法兰克人把伦巴德王国并入他们的大帝国，而德意志国王的皇帝政策^①又把德国和意大利联结在一起，这导致把上意大利地区（弗里奥尔、伊斯特利亚、阿奎莱亚、特伦托、基亚韦纳，有时还包括维罗纳边区）并入较狭小的帝国领土。东南部一些地区包括蒂罗尔和特伦托最后落入哈布斯堡王室之手（见第156节），但同奥地利一起留在旧帝国一直到1806年帝国瓦解时为

^① 皇帝政策(Kaiserpolitik)，意指德意志国王为重建“神圣罗马帝国”而夺取意大利的扩张政策。——译者

止；而在西南部，瑞士联邦在长期反对哈布斯堡王室的斗争过程中很早就脱离了帝国（见第 150 节）。瑞士在某种程度上依旧保存了对德意志语言和文化共同体的属性，大体上并不涉及原来就说异国语言和异族聚居的地区，由此而产生某种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引起的问题至今仍未在各处完全得到解决。

西部和东部谈不上有天然边界。在西部，罗马人使莱茵河成为帝国边界；短时期内还占领了这条河流上游和中游之间的地区以及多瑙河上游地区，并且以边墙作防卫之用（见第 1 卷第 18 节—第 20 节）。由于日耳曼人的民族迁移，罗马人被迫后退。法兰克国家的核心地区在莱茵河西部地区，但是法兰克人在不断的进攻中征服了莱茵河东部的部落，最后征服了萨克森人（见第 1 卷第 40 节和第 41 节）。查理大帝的帝国从比利牛斯山延伸到易北河、萨勒河和波希米亚森林，并沿多瑙河顺流而下。经过他的继承人之间的几次分割，两个继承国——德国和法国——的边界才在斯海尔德河和马斯河上游的河滩地带划定了几个世纪之久（见第 1 卷第 44 节—第 47 节）。当时，在原来的三个国家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只形成了两个大民族，从而在政治历史和民族历史进程中明显出现了充满紧张的差异。中世纪的帝国边界沿袭原中央帝国西部边界的北端，这个中央帝国虽然已经不再存在，但是仍对洛林⁵⁵⁰及其居民的特殊地位继续发生影响。帝国界线和语言界线并不相符，因此帝国西部地区也说罗曼语（“帝国罗曼语族”）。1032—1034 年康拉德二世取得勃艮第（见第 1 卷第 73 节）意味着德国前进到了罗讷河地区和地中海沿岸，但是该地区作为广大帝国所辖区域的特殊部分而保有其独立性。之后，三面受海洋和比利牛斯山包围的法国自 13 世纪起把它的东部边界不断向前推进。起先谋求扩展到斯海尔德河—马斯河一线和索恩河—罗讷河一线，后

来还越过了这两条线。法国起初取得的成就在同英国进行百年战争期间减弱了。当帝国在中世纪后期分裂为各个邦国疆域时, 法国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在中间地带形成了一个具有本身特性的国家, 即大勃艮第国家, 从而为其他地区脱离帝国作了准备(见第1卷第214节)。当罗讷河下游以东地区(多菲内、普罗旺斯)早已归属法国之后, 哈布斯堡王室在继承勃艮第遗产时不得不放弃布戈涅和皮卡尔迪。瑞士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时期最终脱离了帝国。尼德兰自1521年起与哈布斯堡王室的奥地利分离, 自1584年起在一个特别的勃艮第行政区里被赋予特权, 自1568年起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了反西班牙斗争, 1648年尼德兰的自由和独立得到承认, 实际上意味着脱离了帝国。脱离的结果在该地区形成了自己的标准语言。近代法国政策的目标仍然在于取得莱茵河边界, 17世纪在上莱茵河畔取得了这条边界。现在, 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德语地区已归属法国。拿破仑时代在莱茵河畔划定的从巴塞尔到克累弗、以后又到威悉河的界线(自1810年起边界在该处向东北拐向吕贝克, 它和北海之间的地区划给了法国)没有保住, 但是在莱茵地区终究留下了痕迹(拿破仑法典)。1871年德国夺回阿尔萨斯—洛林, 1919年再次放弃。

东部边界起初和西部边界不同, 不是呈直线的(见第2卷第153节)。加洛林时代的边区向东是开放的, 并且楔入负有贡赋义务的可以称为“利益范围”的部族地区。在东南部, 这种结构在匈牙利人的进攻风暴中瓦解, 并由奥托大帝以减弱的形式加以重建。他还实现了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最终并入帝国, 并且在东北部把边疆地区向前推进到奥得河、博贝尔河和凯伊斯河, 可是北部地区在983年斯拉夫人的大规模起义中重新丧失, 而易北河两侧地区在11世纪初进行的波兰战争时期仍处于争夺之中。帝国东部

边界的最终形成是与德国的东部移民运动(见第1卷第187节和第188节)及其进程相联系的,移民的进程就是邦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这些邦国疆域有的起始于德意志人的藩侯领地,但是有的也渊源于谋求加入帝国的斯拉夫人的侯爵领地。在普鲁士和利夫尼亚的德意志骑士团国家是一种特殊形态(见第1卷第189节)。逐渐固定的帝国边界最后延伸到哈布斯堡王室的领地克赖因、施蒂尔马克、奥地利,包括取得西里西亚从而进入帝国的波希米亚领地(见第2卷第159节),还扩展到包括诺伊马克在内的勃兰登堡边区以及波美拉尼亚,但是不包括被德意志骑士团所占的波美雷伦。骑士团领地普鲁士原来并不属于帝国,而利夫尼亚却是属于帝国的。骑士团在1466年第二次托恩和约中不得不把波美雷伦、埃美兰、库尔默兰、埃尔宾和马林堡割让给波兰。帝国的东部边界后来在瓜分波兰的过程中既未由于哈布斯堡王室在东南部获得的土地⁵⁵¹也未由于普鲁士的占有而有所改变;这些被兼并的地区虽然被并入多瑙河君主国或普鲁士王国,但并未并入帝国。因此在拿破仑时代这一插曲之后,普鲁士的东部省份(波森、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并不属于德意志联邦,直到俾斯麦才完全将之并入德意志帝国,因此在俾斯麦帝国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波兰人集团。上西里西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旧帝国,首先是捷克人始终保持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克恩滕、施蒂尔马克和克赖因的一部分斯拉夫居民也是如此,此外还有居住在劳齐茨的一部分人。国界线和语言界线在东部比在西部更少相符,而且这里的语言界线从来不是直线的,除了大的语言混杂地区之外,还有许多孤立的德语地区远远推向东方。民族界线的走向具有更大的不可靠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表决结果表明:一些不说德语的民族承认自己的德意志民族特性。当时,波森和西普鲁士(除很小一部分残余地区以外)以及上

西里西亚的东部都被划归波兰。希特勒的战争导致丧失了直至奥得—尼斯河一线包括斯德丁在内的整个东部地区。这个地区的德意志居民如同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居民一样,绝大部分都被用暴力强迫外迁。

552 (b) 自然环境和移民

处在边界变动下的德意志历史舞台从高山地区一直延伸到海滨,包括地理特征极其不同的自然环境。比较最相同的是具有冰河时期特征的北德低地,它从科隆、莱比锡和布雷斯劳等低原纵深向南展开,虽然遍布沼泽地和低湿地的西部也在这里明显有别于带有冰蚀谷地的东部。靠近南部的中部德国山地结构极为错综复杂,从莱茵地区的片岩山经由哈尔茨山脉到苏台德山区,高度很不相同,也具有不同的地形特征。开阔的黄土平原在中部山脉北麓自汉诺威和马格德堡低原经过中萨克森和上劳齐茨一直延伸到中西里西亚。洪斯吕克山、陶努斯山、福格尔斯山、勒恩山、图林根森林和法兰肯森林、菲希特尔山、埃尔茨山脉和苏台德山不同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美因河线,可以算是北德和南德之间的天然界线。⁵⁵³研究被莱茵河切断的这一分界线在德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很诱人的。这条分界线的边界功能是无可怀疑的,这与波希米亚的邦国领地有关;波希米亚的邦国领地在西部也由于波希米亚森林和巴伐利亚森林而得到保护,以至“波希米亚要塞”比所谓的“威悉河要塞”更名符其实。南德地区分为南德梯地(包括内卡河和美因河两侧适于移民的盆地)、莱茵河两岸山地(包括300公里长、30公里宽的上莱茵低原裂谷)和南部由高山分界的阿尔卑斯山山麓地带(冰川堆石区和卵石成堆的平川部分很荒凉和不利于移民,而东北部在雷根斯堡和帕绍之间的第三纪丘陵地带则为移民提供了优

越的条件)。博登湖周围地区具有某种特殊地位。不能说这种地理环境对德国历史的进程没有影响,可是政治事件常常不顾这些。

除了多瑙河和美因河之外,所有大河都是从南流向北。但是在南北之间起纽带作用的只有莱茵河,它无疑是整个中世纪德国最主要的交通干线。多瑙河和美因河流向东方。这是法兰克人曾走过的路线。上莱茵河地堑通过勃艮第山口向西和向南敞开,经由韦特劳走向黑森低地和莱内河地堑,从而进入与河流本身流向不同的北方。这样,美因河和法兰克福周围的莱茵河—美因河地区在德国西部具有一种中心地位。但是从整个区域来看,其位置太偏离中心点,不能获得像巴黎盆地之于法国所享有的那种重要性。法兰克福没有成为帝国的首都。旧帝国没有一个首都,布拉格和维也纳也不是其首都;这两座城市的首都意义与其它地区有关。19世纪柏林才上升为具有完全意义的帝国首都。因此在中世纪更为主要的是国王的巡行路线,它与行军路线和商路并不完全一致。巡行的道路部分同史前的和古代的通道以及罗马大道相结合;巡行的路线每次都不相同,时有变动。可以确定的只是与河谷和山口相连接的阿尔卑斯通道。德国国王巡视意大利所经最重要的阿尔卑斯山口是布伦纳。

后来的德国整个领域在史前的各个时期都有人居住,公元前最后一千年出现冠有凯尔特人、(北)伊利里亚人和日耳曼人名字的文化群体(见第1卷第14节)。在德国西北部,从姓氏资料和地下发掘的遗留物来看曾存在一个不知名的民族群体。这些史前和古代的群体对德国的内部区划所产生的影响不是立即可以看得出的,而且还很少研究过。必然曾发生过形形色色不同层次重叠出现的过程;这对早期的政权形成和社会秩序至关重要。

可以更清楚得多地看到罗马人在德意志移民史和文化史领域

里所起的作用(见第1卷第19节和第20节)。莱茵河左岸和多瑙河南岸地区、明显程度稍次的位于两条河流之间在边墙之内的“交纳什一税的地区”，接触了罗马边陲区域的文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后来长期发生作用的特殊结构。来历极其不同的罗马化居民仍然 554 定居在该处，例如摩泽尔河谷居民的德意志化就很缓慢。在阿尔卑斯山深处至今仍保存着瑞托罗马人^①的语言。这个从前为罗马人所占领的地区有理由被称为罗马人的日耳曼尼亚，以示有别于自由的日耳曼尼亚——起源于罗马的文化因素只是有所削弱地、后来通过法兰克人间接地变相侵入该处。

自由的日耳曼尼亚由于居住在易北河—萨勒河一线以东的日耳曼部落向西和向南迁移而缩小。他们自6世纪起被从南部和东部推进到该处的斯拉夫人所接替(见第2卷第154节)。斯拉夫人还渗入上美因河流域、阿尔特马克和汉诺威的文德兰，个别群体还侵入西萨勒河的图林根。作为这方面的补偿，辽阔的罗马边陲地区被日耳曼人占据，日耳曼人的移民地区以或多或少的完整性越过了美因河和多瑙河。有争议的是，日耳曼人的移民活动在今天的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具有什么样的规模。在这些迁移和垦殖活动中，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形成了日耳曼人的国家，人们以前习惯于把它们包括在德意志史的总体叙述之中，但是他们正如北欧日耳曼人(丹麦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英国的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历史一样不属于德意志史。只是法兰克人的情况不同，他们的巨大国家对法兰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形成不仅提供了范围，而且提供了直接的基础。

^① 瑞托罗马人(*Rätoromanen*)，居住在瑞士和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的说罗曼语的瑞士人。——译者